



「我热爱中国」

洛伊斯·惠勒·斯诺

K837.1256/1

洛伊斯·惠勒·斯诺著

“我 热 爱 中 国”

——在斯诺生命的最后日子里

董 乐 山 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702955

本书原名《尊严的死——当中国人来到的时候》，

纽约兰登书屋 1975 年版

Lois Wheeler Snow

A DEATH WITH DIGNITY

When the Chinese came

Random House 1975

New York

“我 热 爱 中 国”

洛伊斯·惠勒·斯诺著

董乐山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北 京 朝 阳 门 大 街 166 号

香港分店：域多利皇后街 9 号

新 华 书 店 发 行

六 〇 三 印 刷 厂 印 刷

787×960 毫米 32 开本 6.25 印张 91,000 字

1978 年 10 月第 1 版 1978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书号 3002·199 定价 0.47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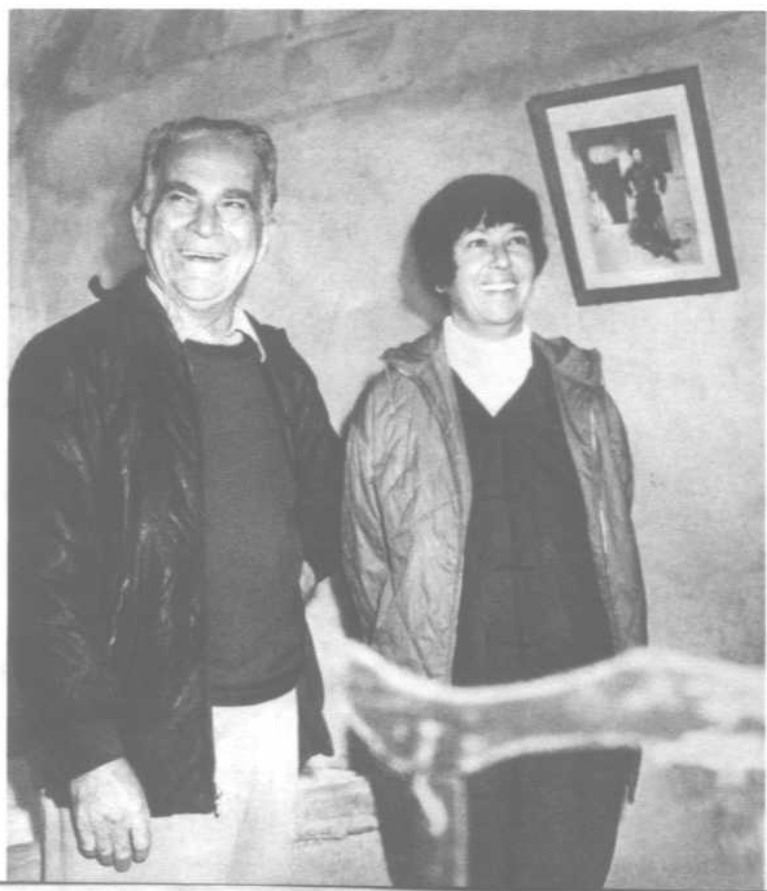
毛主席、周总理和斯诺夫妇在天安门城楼上。（一九七〇年十月一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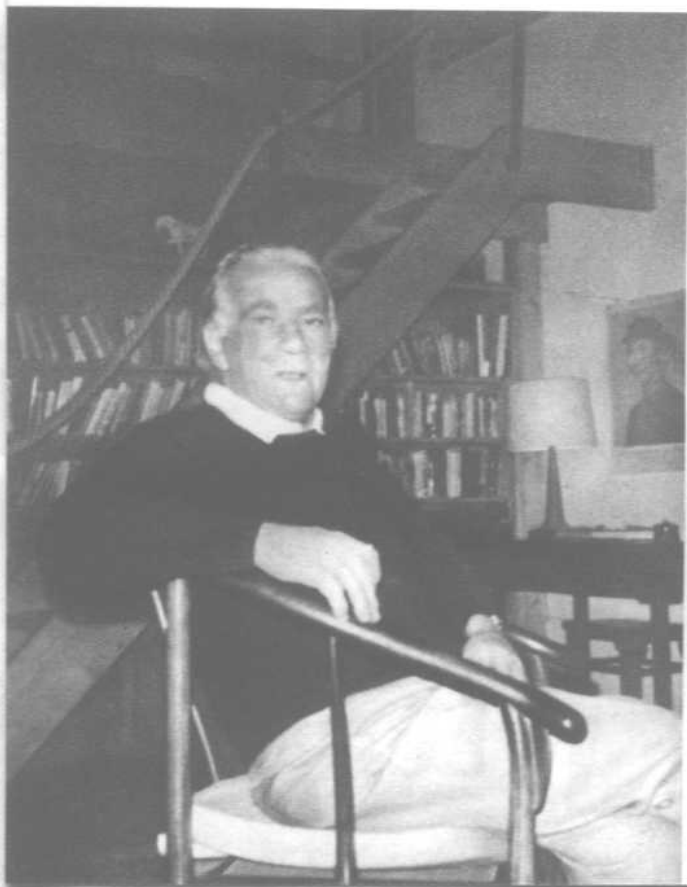


埃德加·斯诺重访中国时，
毛主席亲切地会见了。中
间是马海德大夫。

(一九六〇年十二月)

斯诺夫妇在毛主席
住过的窑洞里。





斯诺重病时摄于瑞士的书房里。



周总理参加斯诺骨灰
安葬仪式，对斯诺夫
人表示亲切的慰问。

(一九七三年)



埃德加·斯诺之墓。（一九七三年）



叶剑英副主席书写的斯诺墓碑。（一九七七年）

路易·艾黎：

DB30/23

序

1936年那一年，埃德加·斯诺从西安出发，走上他那次具有历史意义的旅途，到陕北去寻找中国红军，他的那次旅行对任何作家来说，都是一次最有意义的旅行。他就要看到的那支革命力量，已经迈过了中国现代史的大门，但是还没有被全世界看成是一支有自己的主义的革命力量。

当时国民党反动派猖獗一时，各方面都存在着危险。农村一片荒凉，极度贫困，黄土地带的山间土路崎岖漫长。农民的粗砺食物，过惯安逸生活的西方人是不容易消化的，而且不论斯诺或者他的同伴马海德医生，当时都还应付不了语言不通的问题。但是，他们终于到了保安，遇到了周恩来，并给带去见了毛泽东。在随后的一些日子里，斯诺了解到了不少关于红军的英勇斗争、关于长

征的情况，而且，对于领导人物的情况也有了一个清楚的印象。他把这一切都收在他的《红星照耀着中国》* 一书中。在这以后的半个世纪里，这本书一直极为畅销，译成多种文字，使中国人民的争取进步的斗争博得了世人的尊敬和钦佩。这本书写得非常精彩，有着经久不衰的吸引力，在今后的一个很长时间内一定还会使人们百读不厌。

在这些年代里，斯诺一直进行着他的关于中国的报道，抗日战争开始以后，他帮助我在后方创办工业合作运动。他了解日深，但是每个战士的生命总有终结的时候。中国政府派去医疗小组尽一切可能办法进行援救，当这个由他的老友马海德率领的医疗小组到达后，减轻了他去世时的不少痛苦。关于这一点，关于这个不仅记录了历史、而且创造了历史的作家的临终经过，他的妻子洛伊斯·惠勒·斯诺以满腔的热情和充分的理解在这本书里写了下来。

斯诺的骨灰安葬在他一度在其新闻系任教的北京大学校园内一个湖畔红色小亭的上边。周恩来总理来参加了安葬仪式。没有经过很久，他和

* 中译本名《西行漫记》。——译注

毛主席也继斯诺之后，去了所有优秀战士都要去的地方——他们的后辈的永志不忘的记忆中。从他们初次见面开始，一直到他去世和去世以后，周总理和毛主席都对他表示了深切的关怀和周到的考虑。

自从我初次见到埃德加·斯诺以来，几乎已有五十年了，那次在内蒙古的邂逅和后来许多次的见面，我至今记忆犹新。把这部记述他临终的日子的感人的书译成中文是件很好的事，可以使得中国的广大人民能够对这个把一生献给中美友谊的事业的美国人的生平有所了解，而中美友谊的事业很可能成为明天世界的和平和建设的一块基石。

1978年3月25日于北京

马海德：

序

好友埃德加·斯诺离开我们，已经六年多了。在我读到这本书的时候，我仿佛又听到他临终时用生命的最后力量讲出那一句话：“我热爱中国！……”

一个美国人，几十年如一日地热爱中国人民、关心中国人民，把全部感情倾注在中国革命事业上，把卓越的工作贡献给中美友谊，在本世纪恐怕是很少见的。埃德加·斯诺就是这种令人敬佩和怀念的人物之一。

埃德加·斯诺用他正直、坦率和热诚的心，赢得了中国人民的信任。在八亿中国人民心目中，“斯诺”这个名字，是“朋友”和“友谊”的象征。从某种意义来说，埃德加·斯诺改变了美国人在中国的形象。当教师讲到所有中小学课本上的

毛主席的教导：应该把美国统治阶级和美国人民区别开来这一句话时，几千万孩子的脑子里首先想到的一个名字就是埃德加·斯诺。

斯诺在中国人民中获得这样崇高的敬仰是很自然的，是当之无愧的，因为当新中国还在摇篮里的时候，他已看到了她是巨人。后来在促进发展中美两国人民的友谊方面，他又是第一只传递春天信息的燕子。如果没有高瞻远瞩的雄略眼光，如果没有热诚正直的求实精神，这两件事都很难做得这么完美。斯诺是真正代表了美国人民的感情和态度。

记得在1936年，我们两个年轻人第一次到达陕北时，黄土高原上的热风吹着尘土，把我们两个美国人变成了“黄种人”。可是他就是在这样的风尘中，认出了中国的未来和希望。在延安，毛主席会见了我们，周总理、朱总司令和我们党的其他领导人同他促膝畅谈。他同革命根据地的人民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当他离开陕北时，曾在本书中这样说：“我感到非常难过。我感到我并不是在回家乡，倒象是离开家乡。”这已是四十多年以前的事了，岁月把我们都变成了老头子。当1960年他冲破重重障碍，又来到他的这个“故乡”时，他

高兴得象回到了他出生的堪萨斯城。1970年他又第三次来到中国。就在这一次，他发表了《我同毛泽东谈了话》、《同周恩来的谈话》等重要文章。这些文章象当年发表的《红星照耀着中国》一样，向全世界报道了新中国。

1971年冬，斯诺被发现患了癌症。毛主席和周总理十分关心他的健康，曾多次派当时驻联合国代表黄华同志和驻瑞士大使陈志方同志去慰问探望。后来听说他的癌症已进入晚期，而且在手术后癌细胞又继续扩散，毛主席和周总理就派我同日坛医院的同志们，组成一个医疗小组，前往瑞士探望和协助医疗护理。

当我看到他时，他已经躺在床上不能起来了。有一次，黄华同志也在，他拉着我和黄华同志的手幽默地说：“咱们三个‘赤匪’又见面了！”当时，我的眼睛潮湿了。……

当时，他还在继续构思那本没有完成的《漫长的革命》一书。这本书全面介绍中国的进程。有一次他问我：“你们对我有什么计划？我多久能恢复工作？”我安慰他说：“随着春天的到来，你的体力就会恢复。到时候你就继续写你的《漫长的革命》。”他紧紧地握住我的手，两眼闪烁着兴奋的光

芒，满怀希望地说：“那该多好啊！”

在他病情恶化的那些日子里，我们中国医疗小组同志们，为了不辜负毛主席、周总理和全国人民的重托，把他的卧室变成了家庭病房，大家不分昼夜地精心护理。在阿尔及利亚的中国医疗队的医护人员，还曾两次赶来增援。同志们的心情我是可以理解的，他们代表着八亿人民的心，想把斯诺从病魔手中夺回来。

1972年2月15日，中国人民忠实的朋友埃德加·斯诺在瑞士自己的家中停止了呼吸。他终年六十七岁。“昔日戏言身后事，今朝都到眼前来”；我看着我的朋友的遗容，眼睛模糊了。四十多年前去保安县路上的情景，宛如昨日。他用毕生的感情，在临终时喊出一句话：“我热爱中国！……”

埃德加·斯诺夫人的这一本书，记录了埃德加·斯诺先生在临终前一段日子里，对中国人民炽烈的感情和真挚的希望，同时也记录了中国医疗小组的工作。其实，我们做的还是不够的，只能算是“尽心”。我希望这本书在增进中美两国人民的友谊事业中，发挥出它的积极作用。

埃德加·斯诺离开我们已经六年了。遵照他

的遗嘱，把他的骨灰一半安葬在中国。我们把他安葬在北京大学的景色秀丽的未名湖畔。每年清明节，他的墓前都摆满了花圈和鲜花。今年的清明节又到了，我怀着亲切诚挚的感情，向他遥祝——埃德加·斯诺！你将永远活在中国人民的心中！

1978年清明节